

我们的小城

龚静染 著

桃花鱼

四望关

大业盐号

盐商

桐油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

我们的小城

龚静染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的小城 / 龚静染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229-12381-9

I. ①我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6219号

我们的小城

WOMEN DE XIAOCHENG

龚静染 著
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张立武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封面绘图: 季福政

封面设计: 李笑冰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8.25 插页: 4 字数: 178千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381-9

定价: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向木匠学习

龚静染

小时候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木匠。

那时我家院子里有个年轻木匠，每天他都在那里干活，早上我去上学他就开始忙，下午回家他仍然在那里锯木板、凿榫头、刨木条，成堆的刨花都快把他的腿肚子给埋住了。但他好像不知劳累，手臂伸张，一下一下不停地推着木条，刨花如相机里的胶片一样流出来，带着独特的木香。师傅看我不走，就说，来，帮我牵线。我便牵着墨斗的一端，他一弹，墨线落到了木头上，像是对我的奖赏。但他说，歪了，重来，我便有些紧张，想下回一定得弹正才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木匠不易，要当木匠也要生逢其时。但通过木匠活，我好像懂得了一些道理，要把一件家具打好，跟把其他那些貌似复杂的东西做好没有什么区别，砍、锯、刨、凿、钻，写文章用的就是这些方法。

编校完本书，我就相当于干了一回木匠活。这本书大概从七八年前开始写的，一篇一篇地写，随意而为，都是些散件，在打大衣柜的时候，有点边角余料，就顺便打根板凳、条椅什么的。那几年我连续写了几部书，中间也写了不少的单篇短文，大多都收罗在了这本书了。现在一看，杂而不乱，关键是用的心思、费

的力气也不少，自成一类，所以就有了这本书，当然家具打得好不好还要读者说了算。

过去，我父亲练字三十余年，曾想用红豆木做张好的书桌，但由于树种比较珍稀很难找到，就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。不过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启发，凡欲成事就得下点专门的功夫。我从2004年开始进入田野考察和文史档案的查阅中，至今也有十多年时间，这是一段漫长的寻找过程。在此之前我的写作是没有什么方向的，也就是说那时我还没有可以用来打家具的好木料，尽管面前是一片文学的森林，但那只是遥望而已。所以，那些年我的工作就是要走进森林去寻找好木头，现在想来没有白费，下了些笨功夫，有了一点收获。

当然，有了木头怎么下料也很讲究，是木匠就得会改料，能够做到物尽其用就是好木匠。本书中的文章虽然体例、叙事方式不尽相同，但都是亲手打制，每一刨、每一凿都自有心得，从手艺或者写作学的角度来看，“小城叙事”已经在文本中有所呈现，我一直尝试着在这根大木头上面取料，这是有价值写作的一个方向，当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情感与经验的汇聚。过去，常听人说某某的箱子做得精致耐用，某某的大花床打得结实漂亮，我认为好木匠就是那些既有一把蛮力气，又有巧思妙想的人，写作是可以向木匠学习的。

明朝有个著名的“木匠皇帝”，他可以不要社稷江山，而醉心于斧斤之间，“每营造得意，即膳饮可忘，寒暑罔觉”。也许明朝的文明就会产生这样奇葩的皇帝，但人家那种精神还是不可尽

废。写作亦如此，我时时检讨自己的文字时，常常想起明熹宗，想他要不是个皇帝就好了，而他要是名作家会怎样呢？在我的写作过程中，也常有酣畅之处，但“得意”还不敢说，每一篇文章都如一件独立的家具，倘若有可用、可看、可把玩的意思，已经相当不错了，那也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呢。

关于那个木匠，我还得说说。小时候我看他做木工活可以看到痴迷的程度，甚至还动过心想去拜师当他的徒弟，从小我就对手艺人有种敬意，我想这一定跟他有关系。在这本书中，本来应该有个篇章来讲讲他的，那是我童年时一段难忘的记忆，可惜就没有写到他，现在把他放到序里来讲总算是个补救。

还记得当年夏夜的院子里，成群的小虫子围着一只昏黄的灯泡不停旋转，墙头上挂着一个小收音机，正放着《洪湖赤卫队》之类的流行歌曲，那个年轻的木匠赤裸着上身在那里干活，他不曾昼夜地工作着，汗水顺着他的背脊往下淌，刨花不断地从他的推子中飞出来。我想，劳作固然辛苦，但其中绝对有创造之乐，甚至在那一刻，我相信我是爱着那一片片光洁的刨花的。其实，当我在重新回顾这本书时，感受是相同的，我也是爱着那些从电脑里跳出一行行文字的，因为它们也像刨花一样绚烂，带着某种劳动的美感。

2017年9月4日于成都

目录 - contents

向木匠学习(自序)	1
两条河	1
花 盐	9
理发匠轶事	19
我的小学	25
忧伤的车站	34
画肉票的人	42
关 姨	48
我去了外面的世界	55
乡食记	69
又见榕树	78
神秘的嘉州	82
岷峨风物忆	89
流寓时期的小城	99
三江厨酿美	108

乱世书写者	118
云 豹	135
失踪记	155
轻 舟	189

（请在此处填写书名）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丁子

两条河

故乡有两条河，茫溪和拥斯江。每次我要说故乡的时候，总要从这两条河说起。它们一个从北往南走，一个自西向东流，交汇的地方叫四望关，当年我的家就在那里。

这两条河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奇特的意象，它们就像是春天里倒下的一棵巨树，摊在川南的那一块宽阔的土地上，而那些河里的鱼是树上发出的枝丫。当然，它们更像是坐标上的纵横轴，让那些零碎的记忆有了准确的方位。如果把四望关作为一个原点，那么其他的都可以沿着两条江延展开来，东西南北一目了然。如果它是一张地图，并且这张地图无限地放大，它将在潮湿、灰蒙的空间中还原成我的故乡，但时间一定是定格在了一个叫童年的地方。

家乡小城紧靠着岷江，小城有一块叫竹根滩的洲坝，岷江到此被一分为二，靠着王爷庙与西坝之间的叫大河，靠着四望关那边的叫小河。那时候，岷江尽管奔腾过境，给我们的印象却像是在城外好远的地方，而城内的生活是在两条小河之间，这就是拥斯江和茫溪。它们将小城紧紧缠绕，一如两条柔软的背带，将小城兜在怀抱之中。

以四望关为界，左边是茫溪，右边是拥斯江，两条河像两块颜色不同的布料，它们在河面拼接合缝，中间留下了一条线，漩

涡就沿着这条线咕噜咕噜地钻出来，变大，然后消失。那时候，站在这个地方就能抬头远眺，峨山隐隐约约浮现在云端，岸上常常有人画画，素描、水粉、油画，好像要把它们取走。

茫溪又叫“拥斯茫水”，这是老名，因流入拥斯江而汇入岷江之意，现在早已不用，只有在清代的方志舆图中才能看到。附近有一个渡口，叫东沮津，大致就在现在的四望关一带。东沮津跟王勃的“风烟望五津”这句诗有关联，但那五个渡口早已名存实亡，而东沮津还在，站在岸头仍能唤起一点苍茫感。茫溪河温顺而静谧，拥斯江野性而喧嚣。

因为水质清澈，茫溪是个天然浴场。那时候，夏天里在这条河里游泳的人很多，水边的孩子好像没有不会游泳的，几岁的小孩也会下河，而关键是在呛过几口水后，他们居然能够无师自通。小城的人将游泳称为扳澡，院子里有人喊“扳澡啰”，整个院子就开始蠢蠢欲动，不一会儿就会钻出一群大人小孩往河边跑。一到夏天，就到了“扳澡”的季节，男女老少都跳进了河里，那是一条欢快的河流，同闪亮的鱼群一样，人们自由自在，把所有的烦恼统统冲走。

过去，有人将茫溪纳入小城的十大美景之中，列于诸如“菩提朝峨”“太和古渡”“月照杪楞”“白鹤归林”等之首。又有地方文人们编有“八景”诗，虽然有些不免牵强附会，但其中有几句诗同茫溪有关系，如“四望青龙吞夜月”“菩提山上睹飞帆”，可见茫溪的美并非想象。当年，南怀瑾先生在五通桥一带盘桓，曾作有一诗：“几回行过茫溪岸，无数星河影落川。不是一场春梦

醒，烟波何处看归船。”这些句子都为茫溪增添了不少人文记忆。

茫溪是一条很美的小河，河道弯弯，岸边巨榕簇簇。它的早晨特别值得一说，天色微明，幽幽的河面有一层薄薄的轻雾，鸟雀的翅声还有些缱绻，一船不发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在榕树的掩映之下，河里的生灵在梦中沉潜，只有浣衣女子的捶衣声会不小心搅动它们的前世今生。小的时候，我每天早晨上学都是沿着茫溪河岸走，没有大人带，独自啃着个馒头，只有屁股上的小书包在颠出声响。所以直到今天，茫溪的清晨都有一股清冽留在记忆里。

拥斯江要比茫溪河宽得多，大概是它的两倍，“八景”诗又云：“竹根江边呼晚渡”，说的就是这里。河大了，气势也不一样，洪水时节它是野马，无人能驾驭它，沿岸的庄稼地被冲毁，河水带走了一年的粮食。但到了枯水的时候河床显露出来，拥斯江里面全是卵石，那些卵石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冲刷，才那么圆圆滚滚、安安静静。这一点不像茫溪河，茫溪的河底是淤泥，里面的水藻和蚌壳多，小时候在水边捉虾米，经常被锋利的蚌壳划破脚。

在拥斯江里行走的都是大船，停下来也可作趸船，是运载大宗货物的船。小城的盐远近闻名，沿岸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盐码头，每日船帆往来不息。船头有篷，可以伸缩，一间小屋般大小，里面可以住人。实际上船上住的大多就是一家人，他们睡在上面，吃在上面，在船舷边备有一个小桶专门用来取水，取江里的水来吃。这些船晚上一般就停泊在四望关附近，一只挨着一只，密密地排着。黄昏的时候，撑杆林立，夕阳从长长的船队上

方慢慢落下去，一丝惆怅悠悠升起。

小时候，拥斯江是我们爱去捉“打屁虫”的地方。“打屁虫”其实有个好听的名字：椿象。但人们偏爱它的俗名，它一般就寄居在鹅卵石下面，每年江水一退，趁着起雾的天气，就是捉“打屁虫”的好时候。那时我们手里拿着空玻璃瓶，挽着裤腿，在河滩上寻找猎物，常常是轻轻一翻鹅卵石，就能看到几只虫子爬在上面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但是，“打屁虫”遇敌后马上会释放出一种很难闻的臭味，这也是它被称为“打屁虫”的原因。不过将它入油锅一炸，再放点盐，吃起来却是香得不得了。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小城的街上专门有人卖，一分钱买几颗“打屁虫”，但喊的时候已经叫“五香虫”了。

河里的鱼类很丰富，杂鱼丛生。白天里沿河都有钓鱼的人，钓艺好的人经常可以为家里添上一道美味。茫溪河里有一种叫白条的鱼，这种鱼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在岸边穿梭，容易钓，因为它贪吃。有时候你觉得它们很精灵，影子晃一下，它们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；但它们一看见食物就要贪嘴，一颗饭粒就能把它们钓起来，所以它们往往成为钓者的囊中物。岸边随处都是钓鱼的好地方，潮汛前后更是钓桃花鱼的最佳时期，所以常有惊呼之声引人侧首，不是钓上了一条大鱼，就是鱼在空中一闪，重又掉进了水里。

河汛来临是打鱼的好季节。捕鱼的方式有很多，诸如撒网、搬罾、炸鱼、拦鱼等，最独特的是一种叫“晃钓”的钓法，让钓者和观者都觉得过瘾。夏季河水湍急、浑浊，这种钓鱼方式就派

上了用场。鱼钩不用挂任何饵料，只是前面有块锡坠，钓鱼的人使劲将之扔远，然后不停拉竿收线，鱼钩在水里迅速地晃来晃去，鱼儿昏头昏脑地就撞在了钩上。这种钓法总是能钓到大鱼。那时候，河里就有人钓到过长江鲟，有几十斤重，据说之前还从来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。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，小城里的都想去瞧稀奇，上门的人快把门都要敲破了。于是就有人想了一个主意，叫人画了一张图贴在墙上，上面详细写着鱼的特征和重量等，大家只好在墙上望了望，也算解了馋。

河边的孩子爱钓鱼，他们从大人那里找来一截鱼线，用鹅毛杆剪成钓浮，再去砍根小竹当鱼竿，鱼饵倒很简单，蚯蚓、沙虫足用。但孩子没耐心，钓不来大鱼，便常常用竹编的撮箕在岸边去筛小鱼，小鱼常常躲在羞草的下面，一撩开就能撮到一群。但它们小得跟根针似的，用玻璃瓶装起来，放在窗台上，那些“针”就会闪闪发亮。稍微大一点的鱼就摆上了餐桌，把附近的猫狗也招惹来了，踢都踢不走，鱼刺被它们舔得干干净净。记得我家住的大院子里有个姓杨的长辈，特别喜欢钓鱼，他在屋前弄了一个土台，专门用来养蚯蚓。土台里的土肥得发黑，轻轻一铲，就是一坨蚯蚓，足供他钓上一天的鱼。他钓回来的鱼经常要自己享受一番，用清油炸小鱼，炸得黄酥酥的，香得满院子的人偷偷吞口水。

到河边去抓河蟹，那也是有意思的事情。河蟹常常钻在石缝里躲着，看见猎物才挥动大爪子，但一般是一动不动。判断有没有河蟹很简单，只要岸边水面上有地方连续起水泡，下面就肯定

有名堂。一般来讲，水泡小，是虾米；水泡大，就是河蟹了。钓河蟹有些特别，不用鱼钩，常常是用细线拴一个虾米或者鱼肉放在石缝口，河蟹一看猎物来了，自然就张开大钳子准备饱餐一顿，但它没有想到这回上了当，轻轻一拉，就被提上了岸。它吊在空中的样子，有点可怜和委屈。

那时候，河上随时可见打鱼船，那是小城一景。小渔船像叶片，只够站一个人，船夫用一根长长的撑竿撑船，也可左右两边划，如果说江景真是被织出来的，他们就是在涟漪中飞梭走线。船头站着“鱼老鸪”，也就是捉鱼的鱼鹰，这是当地人对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的俗称。“鱼老鸪”是异禽，样子长得奇特，所以才拿它同皂荚树上的老鸪一比。但“鱼老鸪”那倒钩一样的嘴壳子很是耐人寻味，它衔着一条被主人奖赏的鱼，并不急于吞下肚里，而是闭着半只绿宝石一样的眼睛，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。

过去，据说四望关与竹根滩之间有一道木桩桥，叫灯笼桥，造型如无数个灯笼相连。但此桥不甚牢固，每年都要被大水冲垮，水退后再重修，年年如此，想来是有点劳民伤财。灯笼桥现在是看不到了，幸好当年丰子恺路过此地，就画了一幅，寥寥几笔却很传神，让历史记忆有了依据。现在的桥是浮桥，用四十三只木制小舟连串而成，也极为好看，我没有看见过几个比它更好看的桥。你说吧，它静静地摆在那里，不是直直的一条，而是在江面有一点弧形，桥体随水起伏荡漾，犹若蛇曲，也如月弯。现在想来，浮桥要是歪斜一点都可能破坏了那种美感，但河水是那样自然地摆放它，仿佛是用淡笔在江上轻轻画了道眉毛。

关于这座桥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桥横在江中，为了让过往的船只顺利通过，就在桥的中间开有一个七八米宽的活动口子，上下船只一来就把口子像瓶塞一样打开。过船时，过桥的行人就只能耐心等在两端，等船过了，才重新把桥逗接上，用铁链拴牢。所以，远远看见河上要来船了，如果要抢时间，人们便得赶紧跑，抢在船过桥前过河。当然，这是平常光景，要是潮汛来临，桥就要一溜拖到平静的茫溪河湾里，几个月之后才又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而江中空缺了浮桥横亘的那段时间，小城就像没了魂儿一样。

那时候，浮桥是小城的交通枢纽，连接桥滩两岸的就靠这道小桥。桥岸的一边叫江声码头，每日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那些石梯上都已经磨出了不浅的凹痕，积下了厚厚的千脚泥。小时候，我和母亲常常要走过江声码头，记得冬天时天要黑得早些，码头上的灯杆上就亮起了灯，但江上的雾把它们裹得模模糊糊昏昏沉沉。我就看到了我和母亲的影子，在码头的石梯上前后左右移动，并不断地长大、缩小、分开、重叠，仿佛在依偎着那些伤感的时光。

关于这两条江的零碎记忆，早已同我的童年生活联系到了一起，而从这两条河说起，我好像才能在任何时候抵达故乡。但是，这一切都变了，如今的两条河污染严重、水运衰落，河上很难看到一条船，更看不到扳澡的人，河边也再无人洗衣淘菜，沿河一片炎凉景象。我常常问，这就是我童年时的那两条河吗？这样的变化是如何来的？以后的结果又会怎样？有一年，我在茫溪

河边见到一个摄影家，他曾经为很多名山大川摄过影，得过不少大奖。我们就在河边喝茶闲聊，突然我就有些不安起来，我看着他相机有种非常陌生的感觉。是的，我怀疑他的摄影风格可能会过度美化现实，而就在我们坐的地方，有阵阵的化工气味飘来，目睹的一切仿佛都在无声地反对他举起镜头。

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同一个朋友在茫溪河边散步，突然想起去打水漂，这是我们童年时经常玩的游戏。其实，天很黑，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水漂，河面上也是黑沉沉的，细微的尖啸声在划破着什么。我知道，每一块石片从手中飞出的一瞬间，要么撞入水底，要么飞向空中，就算是在水面连续跳跃的那一块，也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突然停下。打了一阵水漂之后，我们又继续沿着河边走，但我的手中好像一直还捏着块石片，却无法把它扔向那条童年的河流。

花 盐

家乡五通桥是个产盐的地方，是岷江边有名的盐码头。

桥盐最盛的时候是在清朝咸丰年间，清人杜廉的诗中说的是“架影高低筒络绎，车声辘轳井相连”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小城里还有一些高高的盐井架，远远近近地矗立在山水之间，是一道独特的景观。记得关山月早期的画里面有一些关于五通桥盐场的，那是他在抗战时期流寓五通桥时所作，画面上井架密布、气势磅礴，但那都是旧时风光了。其实，我们的那个时代，已是古法制盐的晚期，井架逐步被淘汰，到八十年代初期是一架都看不到了，现在要看老盐井真是件困难的事情。

说来我的童年还算幸运，当时正是盐业生产逐步向机器化变化的年代，既能看到老井取卤，也能看到真管制盐，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那时候，五通桥盐厂是小城里最大的企业，它有很多个车间，分布在东南西北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，靠盐谋生者不下万人。记得最大的是第八车间，完全采用现代制盐技术，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那里，这个厂生产的盐像雪山一样堆在那里，我心里就想，人每顿只能吃一点点盐，这座盐山就是让小城里的人吃一百年恐怕都吃不完。后来才知道，近如华西坝，远如湖北、贵州的人都在吃这座盐山，每天岷江边的船都在不停地向外运盐。

那时候，盐厂八车间在一个山坡上，虽然生产技术已趋先